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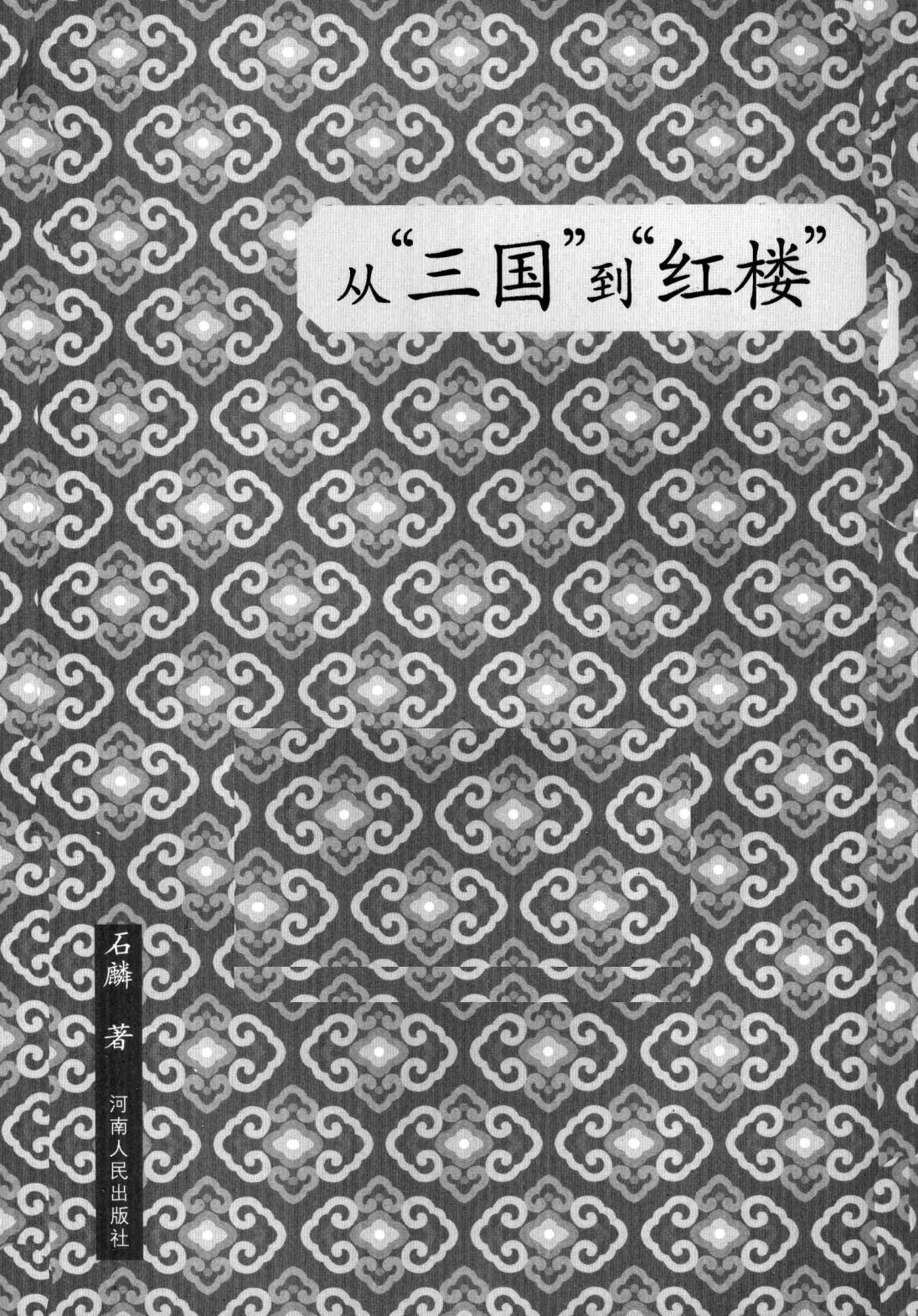
# 从“三国”到“红楼”

三国战场的铁马金戈，水滸英雄  
的鲜血怒火。西天路上的险山恶  
水，暴发家庭的金瓶风月。百宝  
箱、珍珠衫、鼉龙壳、花妖狐魅、  
善鬼恶魔。可卑而又可悲的儒林窘  
况，流血而又流泪的红楼悲歌。

石麟◎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从“三国”到“红楼”

石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三国”到“红楼”/石麟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 - 7 - 215 - 06470 - 6

I. 从… II. 石… III. 古典小说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4716 号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智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00 千字 印数 1-3 000 册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26.00 元

## 楔子：从廓大到精微 ——明清小说名著的基本走向和孕育环境

我们这里所说的明清小说名著主要指的是以下作品或作品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而当我们将这些作品的名字按照时间顺序稍作排列以后，一个有趣的现象就跳入读者的眼帘：这些书名及其所表达的意象刚好组成一个由“廓大”到“精微”的序列。其实，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基本内容也恰恰是这么一个序列。

笔者曾经编了一段顺口溜来概括这个序列：“这里有——三国战场的铁马金戈，水浒英雄的鲜血怒火。西天路上的险山恶水，暴发家庭的金瓶风月。百宝箱、珍珠衫、鼉龙壳、花妖狐魅、善鬼恶魔。可卑而又可悲的儒林窘况，流血而又流泪的红楼悲歌。”

从题材上看，这些小说名著从军国大事写到英雄传奇，从艰难跋涉写到市井百态，从现实人生写到梦幻世界，最终，落脚到作者自己和他们的家庭。故事的场景是越来越小了，然而，书中的内涵却越来越深。那些伟大的文学巨匠，他们在代表广大读者而用各自的“心”阅读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是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的。一开始，他们用天真幼稚的心灵去解读历史，呼唤圣君贤臣，向往清明政治。继而，他们改换了“救世主”，让江湖义侠为大家发泄怨愤，主持公道。旋即，他们又将一片愁心寄托于那神游八极的精灵，借助筋斗云来做一次心灵的远游。孰知高处不胜寒，倒不

如在尘寰的热土上享受人生、翩翩起舞。然而，他们梦醒了，同时也一步步成熟起来，他们终于明白，人生就是荆棘丛生，社会就是风刀霜剑。他们的心最终摔成了八瓣——痛苦、忧愤、无奈、感伤、反思、针砭、期待、绝望……明清小说名著所负载的绝不仅止于那动人的故事，那里更有我们先人的美丽而又破碎的方寸灵台。

上述名著虽然都是小说，但他们的形态却不尽相同。其中有“话本小说”、“章回小说”，还有“传奇小说”与“志怪小说”的混合体。

中国古代小说萌发于先秦两汉，至东汉时已有“杂传小说”出现，如袁康、吴平《越绝书》、赵晔《吴越春秋》、无名氏《燕丹子》、伶玄《飞燕外传》，等等。至魏晋六朝，又有“志怪小说”产生，如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托名陶潜《搜神后记》、吴均《续齐谐记》，等等。至唐代，由上述两种小说样式共同孕育出了成熟的文言小说“传奇”。唐人传奇小说的名作佳篇极多，如沈既济《任氏传》、白行简《李娃传》、李朝威《柳毅传》、元稹《莺莺传》、蒋防《霍小玉传》、薛调《无双传》，等等。同时，还有一些作家的小说集子中既有志怪，又有传奇，如牛肃《纪闻》、戴孚《广异记》、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薛用弱《集异记》、皇甫氏《原化记》、段成式《酉阳杂俎》、袁郊《甘泽谣》、裴铏《传奇》、皇甫枚《三水小牍》等，均乃如此。宋代以降，这种传奇小说与志怪小说合集的现象不绝如缕，至清代又掀起高潮，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这方面的巅峰之作。上述这些集子中的传奇作品加上单篇的传奇之作，其总数在三千七百篇以上。

在文言小说逐步完善的同时，一种口头创造的艺术形式——“说话”也在民间悄然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说话就是讲故事，大致近于今天的说书。讲故事的渊源当然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时代，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都有当时人讲故事的资料留存下来。然而，被称作“说话”的讲故事却产生于唐代，至宋元而极盛。严

格说来,说话并不是文学,而是一种艺术形式。但是,这种艺术形式所产生的结果——话本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通俗小说。宋元的说话有大大小小的家数(门类),其中,有话本传下来的仅有三大类:讲史话本、说经话本、小说话本。其中,前两类分别讲述历史故事或宗教故事,篇幅都较长,而小说话本的篇幅却比较短小精悍。到了明代,由宋元话本演变成了章回小说和拟话本小说。它们最大的共同特点是以白话为主体,通俗化。它们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章回小说篇幅较长,而拟话本小说篇幅较短。

明代的章回小说有所谓“四大奇书”——《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清代的章回小说则有巅峰之作——《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除此而外,明清两代还有大量的章回小说作品,保存至今者至少有一千部左右。

从小说话本到拟话本的过渡之作是“三言”,最早出现的比较纯粹的拟话本集是“二拍”。“三言”“二拍”代表了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此外,还有一大批拟话本小说集,保留至今者有五十多部。

以上所言,就是明清小说名著的基本走向和孕育环境。下面,我们便对这些名著展开进一步探究和欣赏。

## 目 录

楔 子 从廓大到精微——明清小说名著的基本走向和孕育环境 .....	1
第一章 发自童心的惨烈回忆——《三国志通俗演义》 .....	1
第一节 假作真时真亦假——越来越“野”的“史” .....	2
第二节 民心·天心·文心——“拥仁反暴”与“三绝” ...	6
第三节 笔下风生万马间——无与伦比的战争描写 .....	39
第二章 大泽龙蛇朝魏阙——《水浒传》 .....	53
第一节 一生二、二生三——难以考证的“梁山”故事 ...	53
第二节 尘寰中的另类——理想的英雄及其悲剧 .....	59
第三节 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绝妙的写人艺术 .....	89
第三章 最遥远的亲切——《西游记》 .....	103
第一节 西行驿站知多少——史实·神异·生活·传奇 ... .....	103
第二节 喜怒哀乐，皆由心生——说不尽的猴王猪精 ...	111
第三节 人、神、物的三重唱——垂范后世的“神来”之笔 ... .....	121
第四章 金光盖地，风月无边——《金瓶梅》 .....	126
第一节 他在丛中笑——作者之谜 .....	126
第二节 金钗满头，莫问奴归处——“金瓶梅”及其主宰 ... .....	129

第三节	粪壤上的灵芝——“卑污齷齪”的审美价值	148
第五章	红男绿女的风俗画卷——“三言”“二拍”	153
第一节	模拟、模拟，模而拟之——从小说话本到拟话本	153
第二节	女儿初解情，绣出鸳鸯是——漫议“三言”	161
第三节	诱惑·漂移·说教——琐谈“二拍”	170
第六章	浮白载笔写孤愤——《聊斋志异》	178
第一节	贫穷与富贵同在——亦喜亦悲的蒲留仙及其作品	178
第二节	无尽哀愁，更与何人说——作者与同济的爱和恨	188
第三节	上穷碧落下黄泉——《聊斋》真会“聊”	206
第七章	精神浪子的寻根情结——《儒林外史》	223
第一节	铅华洗尽始天真——从豪门公子到落拓文人	226
第二节	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透视儒林	232
第三节	嬉笑怒骂皆由之——杰出的讽刺艺术	267
第八章	男权沙漠中的女儿河——《红楼梦》	275
第一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关乎作者与文本之谜团	276
第二节	飒飒秋风兮木叶下——悲剧的人物和故事	283
第三节	愿得君心似我心——宝黛爱情描写及其历史意义	337
第四节	毫端蕴秀，口角噙香——通俗小说语言艺术的巅峰	361
附录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382



## 第一章 发自童心的惨烈回忆 ——《三国志通俗演义》

中国有句古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其中的意思大概是《水浒传》中充满着血气方刚的争斗精神，怕少年读了以后去模仿梁山好汉的行径；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则多是行兵打仗的阴谋诡计，忠厚老者们看后或许也会变得老奸巨猾起来。其实，这种看法颇为肤浅。

《水浒传》是否可能“海盗”的问题，我们另作他论，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体现的政治理想追求，却实实在在是极其幼稚而纯真的。那么惨烈的中国历史，被我们的民间艺人、下层文人以及千千万万的读者简化为一种渴望仁政、企盼太平的心灵呼唤。然而，最崇高的理想其实也正蕴涵于最具童心的呼唤之中，这种渴望和企盼具有十分持久而巨大的动力，它伴随着无数的中国人走过了千百次的春夏秋冬。可悲的是，这种渴望和企盼很难成为现实，历史在更多的时候让人民失望了，而且是永远得不到任何解释和慰藉的失望。《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的，其实正是这种希望中的失望和失望后的希望。那么，它是怎样表现这一切的呢？且让我们从头说起。

## 第一节 假作真时真亦假 ——越来越“野”的“史”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经历了一个群体创作的漫长过程，除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文之外，还有民间流传，诗文吟咏，野乘私史，笔记杂录，说话艺人讲唱，戏曲舞台搬演，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三国故事素材。罗贯中在此基础上，经过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创作成《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历史小说。

罗贯中的生平资料，目前所知甚少。无名氏（或曰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称：“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1364）复会，竟不知所终。”其籍贯除山西太原说外，尚有东原（山东东平）、钱塘（浙江杭州）、庐陵（江西吉安）诸说。明王圻《稗文汇编》称罗贯中为“有志图王者”，大约生活于元末明初。罗贯中平生致力于小说戏曲创作，现存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章回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均署名罗贯中原著，有人认为他还是《水浒传》的撰写者之一。

现存《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刊本在明嘉靖壬午年（1522），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的序和嘉靖壬午修髯子的引，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此后又出现多种翻刻本，虽在文字、卷数上有所增删，但变化不大，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不分卷。清代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在“李卓吾评本”的基础上整理回目，修正文辞，削除论赞，增删或改写情节，并作了二

十余万言的评语。遂成为最通行的本子。今存最早“毛本”为康熙间刊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

从《三国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个越来越“野”的过程。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经过不断的改造，离历史真实渐远，而更趋向于广大民众和下层文人的审美趣味。这样，也就造成了这部历史演义小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独特文化韵味。

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其作者在进行创造的时候必须同时照顾到两个大的方面——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那么，罗贯中在处理二者之关系时采用了哪些方法呢？

一是“移花接木”。如草船借箭一事，按《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所载，本是孙权之所为，宋元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将这功劳转交给周瑜，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又移植到诸葛亮身上。作者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集中显示卧龙先生通天彻地的智慧。再如怒鞭督邮，按《三国志·先主传》乃是刘备所为：“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三国志平话》将这粗鲁的活计塞给张飞，写张飞将督邮打死，且分尸六段。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者遵从民众的选择，仍让张飞鞭打督邮，但只是打得半死，然后刘关张三人挂印而去。这样的改造，非常符合人物性格，对刘备和张飞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好处。

二是“黑白颠倒”。如单刀赴会一事，按《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法，是鲁肃设计要暗杀关羽。关羽单刀赴会，十分威风，从容不迫，而鲁肃却有些强词夺理，最终阴谋败露，狼狈不堪。这种写法，是继承关汉卿杂剧《单刀会》而来。查相关历史资料，情况恰恰相反。是双方约定均单刀赴会：“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三国志·鲁肃传》）而且，是鲁肃部下“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鲁肃在说服了部下之后，“乃趋就羽”。会见时，鲁肃对刘备大加指责，要求关羽归还荆州，“羽无以答”。（裴松之注引《吴书》）结果是“备遂割湘水

为界，于是罢军”。（《三国志·鲁肃传》）类似的例子还有曹操与刘备的当阳之战，历史上是刘备惨败，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则写张飞在当阳桥一声吼，“曹操身边夏侯霸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曹操闻飞之名，骤马望西而走，冠簪尽落，披发逃生，听得背后人马赶来，惊得魂不附体”。（卷之九）这样一些颠倒黑白的描写，主要是由于作者拥刘反曹的思想决定的，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增强了故事的生动性。

三是“夸张渲染”。如刘玄德三顾茅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是一段极其绚丽多姿的文字。为了写出南阳卧龙的风采，作者调动了许许多多的人物，而且都是当时的名流来为之垫背。然而，在史书中，这件事的记载只有区区十个字：“先帝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再如小说开卷第一回重笔所写的“桃园结义”，在历史上也只有一点小小的因由。据《三国志·关羽传》所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仅仅是这里的“恩若兄弟”一句和刘关张三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友情，就被作者写成了感天动地、流传千古的“桃园三结义”，并由此生出一种文化现象——江湖上的哥们义气，一直影响到今天。

四是“无中生有”。如果说以上几个方面还算是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与历史真实多多少少有些瓜葛的话，那么，作者“无中生有”而创造出的人物和故事则只能说是在一种可能存在的文化氛围之中的任意发挥了。有些故事，史书中没有记载，或者说，即使有点影子，也根本不是“三国”人物之所为。但是，根据《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某些人物的思想特征、性格逻辑，他们完全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于是，作者就放开笔来如此这般地“无中生有”了。如蜀中“五虎大将”，《三国志》中根本就没有记载，这只能是老百姓的说法。而作者根据广大读者的审美兴奋点，写了关张赵马黄“五虎将”，人们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并且，还将“五虎将”形成

一种文化用语。《水浒传》中有“五虎将”，乃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戏称某某单位有“五虎将”，某某领导有“五虎将”，等等。再如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在史书中根本不见踪迹，纯然是作者无中生有的虚构。而且，作者为了追求故事的生动性和关羽形象的崇高伟大，甚至让关羽在“过五关”时大走弯路。按照小说中的描写，关羽从许昌出发，到白马津一带寻找刘备，应该走现今河南的尉氏、开封、封丘、长垣、滑县一线，但作者却让关羽一下子跑到这条线路西边几百里的洛阳，一会儿又向东几百里跑到山东的沂水关。本来从许昌到白马，直线仅四五百里地的距离，作者却让关羽到处兜圈子，实实在在地“千里走单骑”。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很多故事都是依据上述方法创造而成的。如“关羽的青龙偃月刀”、“温酒斩华雄”、“吕布的方天画戟”、“三英战吕布”、“吕布与貂禅”、“蔡邕哭董卓”、“关羽降汉不降曹”、“关羽与赤兔马”、“刘关张古城会”、“徐庶走马荐诸葛”、“长坂坡”、“借东风”、“曹植的七步诗”、“周瑜妒忌孔明”、“鲁肃的愚钝”、“蒋干盗书”、“庞统献连环计”、“华容道放曹操”、“三气周瑜”、“捧大刀的周仓”、“刘备招亲”、“曹操与杨修”、“关羽刮骨疗毒”、“小将关兴张苞”、“诸葛亮的八阵图”、“空城计”、“诸葛亮收姜维”、“诸葛禳星”、“魏延的反骨”，等等，均乃如此。就是在这样一种将史实、传说搜集在一起又经过文人加工改造的过程中，三国故事成为越传越野的“历史”，成为“野史”，成为比野史还“野”的通俗演义小说。

## 第二节 民心·天心·文心 ——“拥仁反暴”与“三绝”

### 一、《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想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记事起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主要描写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小说有较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写曹操则着力揭露他的奸险狡诈、残暴害民,写刘备则着力歌颂他的诚信天下,仁厚爱民。那么,作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倾向呢?这种思想倾向在本质上又体现了什么样的文化积淀呢?

“拥刘反曹”,过去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正统观念的反映。所谓“拥刘”者,乃因为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是刘邦的血脉相传,刘备当皇帝理所当然。而之所以“反曹”,则是因为曹操这个相国曹参的后代居然有僭越当皇帝的狼子野心。这种看法其实极为肤浅。因为在汉献帝时代,刘姓宗室称霸一方者绝非仅止于刘备,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的基业均先于刘备建立。小说作者如果仅仅是歌颂刘姓子孙,为什么不选择刘表或刘璋而偏偏垂青于刘备呢?更何况,《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据之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蓝本《三国志》中的《蜀志》卷一恰恰不是《先主传》,而是刘焉、刘璋父子的《二牧传》。因此,从帝蜀寇魏的“正统”角度看问题,刘备只不过是刘焉父子的继承者(而且还是一个不太光明正大的继承者)而已。由此可知,作者之所以“拥刘”,并非仅仅着眼于刘备是刘邦的后裔,而是另有原因。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就不会在正统观念的泥潭中彳亍了。我们不要老是抓住姓“刘”或姓“曹”不放,而应看看魏、蜀双方的领袖曹操与刘备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迥然不同,

甚至是根本对立,然后,才能真正弄清楚从作者到广大读者“拥刘反曹”的根本原因。谈到曹、刘的对立,当事人刘备简明扼要的一段话最有说服力:“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谄,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之十二)曹操是残暴的代表,刘备是仁义的化身,这是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后一般读者的基本认识。因此,拥刘反曹实际上也就是拥护仁政、反对暴政。

笔者这样说是**有证据的**,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的话,至少在不同人物口中重复了六次。这正是一种反正统、拥仁政的思想的充分表现。何以谓之“有德者”?就是像刘备那样的仁厚君主。当然,刘备的仁义具有虚假的一面。即如上述他将自己与曹操相比较的那段话,其落脚点也是在“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一句。他所说的“事”是什么?就是夺取天下当皇帝。可见,他另外许多标榜自己的言语实际上是说给别人听的,是这位枭雄给自己涂抹的保护色。

拥护仁政,反对暴政,既是民心的反映,又是天心的垂示,当然,它还是作者文心的寄托。不仅如此,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主要人物形象身上,同样体现了这种民众愿望(民心)、历史规律(天心)和作者思想(文心)的有机结合。

## 二、“三绝”及其文化意蕴

《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到的人物有上千人,较为成功的艺术形象亦有数十人之多,但其中最具文化意蕴的则是毛宗岗所说的三绝:“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读三国志法》)后人甚至从中概括出更为精练的“三绝”评判——“智绝”孔明、“义绝”关羽、“奸绝”曹操。

### 1. 诸葛亮

我们先来看看毛宗岗评价诸葛亮的那段著名论断:“历稽载

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殁，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

毛宗岗认为诸葛亮之所以成为“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主要并不在于他的业绩，而在于他的正确选择。而支持孔明先生这种选择的内在动力，乃是对政治理想和完美人格的双重追求。进而言之，诸葛亮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按毛宗岗的说法，就是在“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的前提下仍然要“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尽乎人事”，就是要“鞠躬尽瘁，志决身殁”，尽“为臣为子之用心”。具体而言，毛宗岗这段话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诸葛亮是如何处理“出”与“处”之关系的，或者说他所追求的是道家思想影响下的隐居山林还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报效朝廷？其二，隆中对谈天下三分，是诸葛亮“达乎天时”；承顾命而祁山六出，是诸葛亮“尽乎人事”。这里提到的“天时”和“人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三，毛氏认为诸葛亮既有“疑神疑鬼”之神机妙算，又有“为臣为子”之赤胆忠心。“智”与“忠”在孔明身上究竟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

先谈第一点，诸葛亮的思想根源。

上述《读三国志法》中评价诸葛亮那段文字，首先说明了卧龙先生行为的思想渊藪，而其表现的核心却在“出”与“处”二字。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被作者描绘为善于处理“出”与“处”的矛盾统一关系的高明之士。那么，诸葛亮所秉持的究竟是哪家思想呢？

出山以前，卧龙先生长睡醒来开口吟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足见草庐主人之风神。这位



孔明先生还自称“南阳田夫，触事疏懒”。而当他在受刘玄德三顾之恩即将出山时，尚嘱咐乃弟：“勿得荒芜田亩。待吾功成名遂之日，即当归隐于此，以足天年。”（卷之八）所有这些，均可证明诸葛亮孔明之深受道家思想影响。

然而，对诸葛亮影响更大的则是儒家思想。请看如下事实：孔明虽隐居隆中，但念念不忘天下大事。在那军阀混战的乱世之中应当怎样实现一个政治家的理想宏图，在孔明心中早有规划。正因为成竹在胸，因此，当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先生就十分迅速地给对方呈现出自己的设想：“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本，后取西川建国，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卷之八）按照道家的观点，“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无视自我，无视功名，这才是道家的追求，这才是真正的“逍遥”境界。而诸葛亮关心现实政治、注目王基霸业，可知其隐居只是假话，出世方为真心；亦可见其仙风道骨只是表象，为帝王师才是本质。卧龙出山，这本身足以证明诸葛孔明终究不是长“处”于山野的隐士，而只能是达则兼善天下的贤臣。

谓予不信，我们再看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段。舌战群儒，如果站在诸葛亮的角度看问题，乃是君子儒对小人儒的斗争。诸葛亮所秉持的思想武器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质——仁、义、忠、孝，他所采用的论辩手段则是以儒攻儒，以君子儒攻小人儒。他在与张昭的论辩中一再宣称：“吾主刘豫州，躬行仁义”，“此大义也”，“此亦大义也”。以表示自家主公刘玄德是秉持儒家思想的仁义之君。反过来，当薛综、陆绩二人先后颂扬曹操、贬低刘备时，诸葛亮则在大力表彰刘备的同时对曹操这种不遵从儒家思想的乱臣贼子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夫人生于天地之间者，以忠孝为立身之本。……曹操祖宗叨食汉禄四百馀年，不思报本，久有篡逆之心，天下共恶之。汝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再无复